儿时渔蟹

| 黄春

秋风起，蟹脚痒。看着眼前满身通红，蟹香四溢的家伙，便想起小时候跟着小叔捉蟹。那实在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，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。

那年暑假，我跟着母亲到乡下的小叔家。暴雨过后，河沟都涨满了水。小叔家四五里远，就是一片水泽。我缠磨他好几天，终于答应夜里带我去捉蟹。

晚饭潦草吃了几口，我便央求着小叔快快出门。临行时，母亲一再嘱咐，要听小叔的话，切莫乱跑，河边危险。母亲转身从厨房里捧出两张葱花烙饼，金黄色美，绵软利口，让我们夜里饿的时候拿出来填肚子。

小叔扛一把铁锹，提一盏马灯，大步出了门。我拎着一条麻袋，神气地跟在后面，心里早已摩拳擦掌了。

前方的土路被雨水冲刷失了原形，到处是稀泥浑水，路边地里是一棵棵东倒西歪的高粱。我们索性脱了鞋子，光脚往前走，深一脚、浅一脚踩在泥水之中。

抬起头，月光皎洁；闭上眼，晚风凉爽。月光如水银泻地，照在高粱之间的小水洼上。青蛙们吵吵了一个夏天，忙着入蛰了，这会儿安安静静。因为路上泥泞，我们走得并不快，拖泥带水的声音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晰。记忆中，走了很长时间，才走到高粱地的尽头。小叔指着前面一片堰埂，说，这就是河堤，可以下栅子捉蟹了。

小叔扛起铁锹跳到那条七八米宽的河沟里，奋力铲起大团的盘结着水草与滋泥的泥巴截流。河沟里的水并不深，流速缓慢，小叔在河水中筑起了一条黑色的拦水坝，并开了一个一米多的口子，插上双层的高粱秸栅栏。

他把手洗净，把马灯挂在栅栏边上，便拉着我坐在一旁，等着捉蟹。

我不太相信，便问小叔，捉蟹就这么简单吗？

小叔嘿嘿一笑，说，你等着瞧吧，今夜刮西北风，老人们说，北风响，蟹脚痒，这河沟是通往大河的必经之路，估计不用到天亮，咱们捉的蟹，用这一条麻袋都盛不下呢。

河堤上有些潮湿，小叔铺了几层树叶子，让我坐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小叔很威风，便说，小叔，你真威风。小叔听了，得意地站起来，伸胳膊蹬腿。我又觉得，小叔像个傻乎乎的大孩子。其实，小叔那年也不过十八九岁，还没娶媳妇。他爱玩爱闹，会的也多——上树捉鸟，下河捕鱼，偷瓜摸枣，下坑洗澡，样样精通。小孩儿都喜欢跟着他屁股后面玩。

小叔又观察了高粱栅子，说，咱不能弄出动静，蟹们很鬼，一听到动静，便趴住不爬了。

我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马灯在夜色中放射出温暖的黄色光芒，照在那个用高粱杆栅栏结成的围城外面。小叔说，只要蟹爬到栅栏里，就逃不出去了，我们下去拿就行了。

河水明晃晃的，安静得像一幅画。只有被栅栏挡起的簇簇小浪花，让我意识到水是在流动。又等了一盏茶的工夫，蟹还没出现，我有些着急了。我问小叔，小叔摆摆手，说不要心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

出来啦！小叔一声低呼。我一低头，就看到一群蟹沿着高粱秸秆栅栏使劲儿往上爬，又徒劳无功地掉落。蟹们个头齐整，巴掌大小，青色的硬盖，凸起的眼睛，高举着生满绿毛的大螯，威风又狰狞。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蟹麇集在一起，心里既兴奋，又胆怯。

只见小叔从地里折断一根带穗儿的高粱秆，往河沟的栅栏中一甩，不一会儿，那些青色的蟹们就沿着杆儿飞快地爬上来。小叔把高粱秆的下端插进我拎来的麻袋，那些蟹就一个跟一个钻进麻袋了。瘪瘪的麻袋很快鼓胀起来，我凑近麻袋，能听到里面万爪抓搔、千嘴吐沫的嘈杂声。

眼看着，一只麻袋钻满了蟹，小叔从脚下揪了一根茼麻草，三绕两绕，就把麻袋口缝住了。

怎么样？小叔得意地问我。

我感到目瞪口呆，半天吐出一句话，小叔，你真神！

回到家，小叔撕开缝口的草茎，那些巨大的蟹匆匆地爬出来。灶间的大锅上，小叔坐了一只蒸笼，灶中柴火，吐着烈焰，逼出腾腾热气。小叔把蟹洗净，爪子绑严实，整齐卧在蒸锅里，像一队队英武的士兵。一袋烟的功夫，掀掉锅盖，吹去蒸气，只见蟹壳已红透，一动不动趴着，吐出香味，弥漫满屋。

小叔不光会捉，也是吃蟹的行家。他先把腿掰下来，一根根吃完，再掀开盖，雌有蟹黄，公有蟹膏，味道之美，不可言传。然后，撕开蟹身，用蟹爪把细白的蟹肉一点点剔出来，装在细瓷碗里，淋上佐料，慢慢享用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去捉过蟹。每每吃起蟹，便想起了儿时捉蟹。夜里，我做了很长的梦，梦中嗅到荷花的幽香，我的腿浸在温暖的水中，水面泛起涟漪，清澈的月光、婉转的虫鸣融为一体……

把蓝天的故事画下去

一支画笔，一个世界。

龚永峰的世界里是各式各样的飞机。“第一次画飞机，是小学的时候。”龚永峰记得五年级的时候，在乡村小路上捡到一页纸，上面印着飞机。喜欢涂涂画画的他，便开始照着图片画起来。“忘记了是什么机型，那时也不懂。”让他开始认真凝视飞机，是在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美术老师后。龚永峰说，和儿时比，描绘过程的思考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。

几年后认识航空绘画大家陈应明，让他对航空和绘画的理解加深了。那时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研究航空史的学生，由对方引荐，他和陈应明见面了。在陈应明的家里，龚永峰看到了网上流传的原作。“当看到挂在墙上的画时，还是非常震撼的。”龚永峰回忆说，见面两个小时，陈应明给他讲了两个多小时，告诉他如何处理画面，如何考察机型、编号等。最重要的是，对于航空画这种比较小众的领域，老人和年轻人之间似乎都找到了一种文化的延续与传承。陈应明勉励龚永峰：喜欢就要坚持下去。

“我和陈老尽管就见了两次，但对我的影响却非常大。”龚永峰说。不同时代的人，不同的经历，但“热爱航空绘画”这一相同的兴趣让他体会到老人眼中对晚辈的期许。工作之余，龚永峰坚持用画笔描绘着一个个飞机的故事。

5 年前，龚永峰把航空绘画融入教学之中，成为他所在学校的一个美术特色教育。“我还记得当年陈老见到我时说的‘后继有人’四个字，而我要做的也是要让更多的孩子把航空绘画发展下去。”龚永峰的学生作品中，有一幅作品是为疫情期间运 20 驰援武汉所做，尽管比例不一定特别精确，但在孩子笔下，对于国家、军人、武器装备的刻画和气氛已经非常到位。“对孩子来说，激发他们对航空、对国家的热爱要远大于形准。”龚永峰很欣慰看到孩子们的表现力。

参加航空绘画兴趣班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孩子们的作品也越来越好，在各类比赛中，龚永峰和他的学生们收获着幸福和快乐。（姜坤英）

《支援武汉》　何冷欣

明年无月我还回

| 任重

小的时候，读“月是故乡明”时，并没有什么的感觉;年轻时，还读“月是故乡明 ”，感受也不怎么深 ；直到老了，才真正体会到了家乡的明月。

很多年没有回家乡过中秋节了。其实，今年这里的中秋是看不到月亮的。阴雨蒙蒙，寂静的夜晚有些茫茫烟雾。放眼望去，只是隐隐约约能见到九峰山高大雄伟的身躯，即使是梅花岭镇上的街灯，也只是闪烁着晕圈的黄光。

我走在小镇上，背负着淅沥沥的小雨，耳食着歌厅不时传来如吟如唱的歌声，从南到北、又从北到南地走着 ……

“尘中见月心亦闲，况是清秋仙府间。”带着这份淡淡的清闲，走在这无人问津的小街上，虽然今夜无月，但心中依然有着一轮明月。

我不知道杜甫当年是如何写出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诗句，或许是因为客居异乡而眷念亲人，或许是因为功业未成而不敢回家，又或许是失诺他人而又倍增追忆 …… 但不管如何，都是饱含着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。是啊，年到中秋，意味这一年将接近尾声。花已开过，果已结了，叶也散去，该努力的努力了，该收获的也收获了。“鱼蹦深塘客奔家 ”，和亲人团聚，一起分享奋斗的果硕、世界的精彩和人生的幸福。

我的少年和青年的初始是在这里度过的，这里留过我的天真、汗水、辛酸和一些别人听不太懂的故事。

我的家是一个当时称之为“四属户”的，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名称的含义，只知道爸爸在武汉市工作，家里没有劳动力。于是，哥哥中学还没毕业就回乡务农，为的是让我和妹妹安心读书。

也是一个中秋的夜晚，妈妈做好了南瓜粑粑，说是给我们兄妹过节。然而，却没看到哥哥，我们四处寻找，直到月近头顶才看到哥哥热汗淋漓地跑回。原来，哥哥收完工去了十里开外的供销社，买回了 4 个当时五分钱一个的形似月饼的“法饼”。我们全家吃着南瓜粑粑和“法饼”,欣赏着美丽的圆月……而今，哥哥已去天国，我透过云层似乎依然看到了明月下哥哥的身影。

长大了，读书了，后来又参加工作，慢慢也就回来少了些。这家乡的山、家乡的水、家乡的人，还有这家乡的月，都如同久违了的亲人，使人魂牵梦萦。

这些年，家乡巨变，被划入长沙市区以后，家乡的青山绿水成了城里人旅游、度假的好去处。春天，花海飘香;夏夜，荷塘蛙唱;秋日，稻漾金波；冬晨，雪映朝阳 …… 家乡的一切是这么的美好，这不由使我更加眷恋并为之深深地祝福！

在这中秋之夜，依然会有相隔异地的人难以团聚。他们望着异乡的明月，虽然美丽，但仍少了那份家的感觉，少了一份甜蜜与温馨。纵然身在他乡异国，也不管周边有多么的繁华热闹，游子的心却总是会回到自己的故乡。思乡，就像一杯浓浓的茶，苦涩中透着淡雅；思乡，就像萨克斯的声调，深远、悠久，给你怀望；思乡，就像三月的微风，温顺而令你激动。

月是故乡明。对我来说，故乡将永远是一帧珍贵的水墨丹青，不能置身于画，但却永远珍藏在心。虽然走过了好多山水，也蹉跎了不少岁月，但每次驻足，总会有一缕乡情在心萦绕。

雨已下得很大，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一丝秋寒；雾也越来越浓，而我依然觉得是皓月当空。夜深了，我依然慕望着故乡的山水。此刻，我想起了诗经《子衿》中的几句：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
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？
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
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

想到这，我百感交集，在这南方的夜、中秋的夜，面对这潮湿而漆黑的天空，我仍感觉到了满天的明月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：今年中秋虽无月，明年无月我还回。

入秋的大地

| 曹莉

不知是今晨还是昨夜，下了一场雨，柔软的泥土，变得松软，地面被雨水洗刷了一遍，树叶儿上留下点点雨痕，入秋以来，风儿变得有了一些凉意，叶儿沙沙地吸足了水份，想把这翠绿美美地留在秋天。

四季轮回，秋天是令人向往的一季。收获以后，大地虽是一片空旷，安静中不免有些孤寂，然却蔓延的是一季收获、喜悦及满载的希望。回忆也是美丽的。很久很久不能静下心来，那是因为春天让人蠢蠢欲动，所有一切有生命力的物体都在这一季拼命地生长，夏季的炎热让人烦躁不安，而秋季在收获以后，却可以有宁静的空旷，这样的宁静有许多回忆，这样的秋思就像神话一样，永远留在记忆中，这其实是最美妙的一种盼望。

我感动叶儿在交替过程中的坚决，那是它为下一季的奉献，随风自由地留下最后的舞姿。它与大地、枝干有个下一季的约定，大地可以在这一季好好地休息，待到冬季，美美地睡上一觉，厚厚的雪做“被袄”。春季的时候蚯蚓蠕动着身躯为大地松松“筋骨”，大地复苏，这样的土地是鲜活且有生命的，泥土的颜色永远是那么清一色的土黄。但是在这一片黄土地山上，却蕴藏着五彩缤纷的百花争艳与丰收，种子可以安详地躺在里面，美美地营造自己下一季的美丽。风停了又吹，雨下了又停，大地永远是静静的。雨过天晴，太阳也会毫不吝啬地伸出头来，照耀着大地，夕阳西下，月亮也会陪伴大地悄然入睡，草儿枯黄了，但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松软的土地给予小草无限的营养和顽强的生命力。深褐色的泥土，让大地更显魅力，更富想象。

天地一定是有灵性的，天与地两条平行线，天有多大，地就有多广，天的蓝，让大地更显稳重与踏实。入秋时分，连绵的细雨增添了许多清凉，秋天的大地独有宁静，今晚窗外又下起雨，宁静的秋夜浪漫温馨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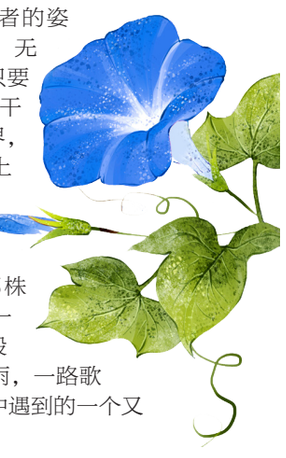
蓝牵牛在歌唱

| 王占勤

一场连阴雨飘洒进我的窗台，滋润了窗外花盆里干涸的土壤。一株低矮的牵牛花，从泥土里探出小脑袋，怯生生地吐丝抽芽，缠绕着窗外的不锈钢防护栏往上攀爬。

“别的花草都是春天发芽，夏天开花，秋天结果实。你看你家这株小牵牛，也不看看是什么季节，就这样不合时宜地出世了。”好友嬉笑地指着窗外的那株小小牵牛幼苗调侃。

鉴于对生命的尊重，我没有去拔掉她，也没有刻意护理她，只是给窗外的茉莉花浇水时，偶尔也喷洒一下她的叶子和根茎。

邻居的大妈在电梯里遇到我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你家种的牵牛花爬到我窗户外边了，还开出了一串蓝色的花朵，真是漂亮！等花开败了，记着给我留一些种子啊。明年我也种几棵，医生建议我每天喝几粒牵牛花籽，说是对我的喘咳有很好的疗效。”我笑着答应了。匆匆跑回家，推开窗户一看：短短十几天功夫，这株小花苗已经长成了一排绿色的屏障，桃形的叶片碧绿如洗，舒展着筋脉在微风里飒飒作响；盛开的花朵如同一个个蓝色的小喇叭，在空中奏着欢快的乐曲。一阵凉风吹来，牵牛花摆动着纤细的身肢跳起优美的舞蹈，风铃一样随风摇摆。他们手牵着手，叶连着叶，彼此搀扶着向上生长。她们没有被时令气候所左右而妄自菲薄，也没有盲目虚荣而孤芳自赏，只是平静地遵循着自己的生命轨迹：有幸得到雨水滋润就破土发芽，汲取了阳光雨露就茁壮生长，蓄积够了能量就努力绽放。虽然不能像春日的牡丹一样艳压群芳，也是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一颗澄净的初心，以顽强的毅力在短短的一生中活出平凡者的风采。

人生在世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登峰造极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大部分人最终都要以平凡者的姿态面对生活的。无论多么平凡，只要时刻保持一颗干净的内心世界，坚持不懈地向上寻找生存空间，面对任何恶劣环境，都要像窗外那株蓝色的牵牛花一样，以顽强的毅力迎接狂风骤雨，一路歌唱着打败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困难。